



太平軍痛打洋枪队

史 果 編 著

太平軍痛打洋槍隊

史 果 編 著
董 天 野 插 圖

中 華 書 局

太平軍痛打洋枪队

史 果 編 著

董天野 插图

*

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

(上海紹興路7号)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2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7号

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
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

*

787×1092 毫米 1/32·4 13/16 印張·98,000 字

1962年10月第1版

1962年10月上海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55,000 定價：(8) 0.40 元

統一書號：10018.5076 62.9 沪型

(A) 11/04

前 言

一八六〇年五月間，太平軍進兵東南，攻克丹陽，直下蘇常。六月間解放了蘇州，直指上海。上海是東南重要海口，又是清軍重要據點，因此，太平軍志在必克。

但是，擺在太平軍面前的，卻是一場艱巨複雜的鬥爭。忠王李秀成大軍長驅東進，上海的官僚、買辦、地主恐慌萬狀。其時正當第二次鴉片戰爭，英法聯軍正在北方進犯大沽口；但是江蘇巡撫薛煥、上海道台吳煦等，卻喪心病狂，不顧英法是敵國，竟然請求兩國公使派兵助防。而外國侵略者為了趁機鞏固它們在中國大陸的侵略基地，這個請求，對它們來說，也可謂正中下懷。於是英法公使悍然宣布“保卫”上海，并由美國流氓華爾出面，招募了一批外籍游民，組織了一支洋槍隊，明目張膽，幫助清廷鎮壓革命。

在這一場轰轰烈烈的鬥爭中，太平軍以劣勢的裝備，狠狠地打擊了外國武裝侵略者；這一場鬥爭，顯示了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侵略、反對民族壓迫、反對階級壓迫的無比的英雄氣概。

太平軍曾經先後三次進軍上海，下面講的就是李秀成三次進軍中的一些動人的故事。

作者 一九六二年六月

統一書号：10018·5076

定价：0.40 元

目 次

一	迎忠王英雄密議	1
二	圖活命官盜合流	8
三	拒通牒孤軍严守	13
四	太平軍連拔敵營	22
五	假陣亡盜魁漏網	29
六	探敵情深入虎穴	34
七	遭突變起義受挫	43
八	懲叛賊敵愾同仇	59
九	跑馬場喋血大戰	70
十	爭權利丑態百出	84
十一	找內綫玉兰遇險	94
十二	焚賊巢七娘除奸	103
十三	守高橋義士成仁	113
十四	戰浦東敵酋懸尸	127
十五	洋槍隊潰不成軍	136

— 迎忠王英雄密議

距今一百年前，上海城隍廟已經粗具規模了。我們從古畫上可以看見，那時邑廟外面有一片野水池塘，池上板橋曲折，亭台掩映；水中蓮葉田田，荷花吐艷；每年夏天，吸引了不少遊客。這一年是一八六〇年（太平天國庚申十年，清咸豐十年），炎夏已經來臨，但廟園里卻異於往年，冷冷清清。

原來，這一年是極不平凡的一年。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進軍東南，攻克丹陽，直下蘇常；雷霆萬鈞，有席卷江南之勢。

陽曆六月三日，上海得到消息，太平軍已在五月底攻下蘇州，眼看要攻抵上海。上海的官僚、買辦、地主大為震驚，城里一片慌亂，誰還有興致逛廟遊園呢！

不過，正因為它冷落，有人就利用它作談心場所。六月間的一個下午，在廟園的一間僻靜小閣里，有三個人在促膝密談。三個人是二男一女；來歷很有些不同。其中一個穿青紗馬褂、藍綢長衫的中年人，名叫余毅正，廣西人，是個武職官，現任親兵營都司。其餘兩人，男的叫魏玉成，女的叫申七娘，他們是乍浦人，年紀都還不滿三十；從他們朴素的衣着來看，不過是尋常百姓。

既然彼此身份不同，為什麼會聚集在一起呢？原來余毅正是個頗有胸襟，又頗有見識的人，他雖然身在官府，平時却歡喜結交江湖豪俠，而玉成與七娘，並非是等閑之輩，他們是



“逃的都是恶霸土豪，百姓們才不逃。……”

当时活跃在吴淞江上的船帮“白龙会”首领。余都司同他們有旧，这天，特地以烧香为名，約他們来商談一件大事。

余都司满面兴奋，同时又帶着些严重的神气問：“你們知道苏州的消息嗎？”魏玉成說：“知道了。这几天，外地逃到夷场上来的人更多了。”申七娘說：“逃的都是恶霸土豪，百姓們才不逃。苏州农民不是編了歌来欢迎太平軍嗎？”因低声念道：“青竹竿，白竹台，欢迎忠王

到苏州来。杀脫张、和两强盜，我倪农民好把头抬！”

余都司說：“这歌編得不錯！不过，上海却比不得苏州。我告訴你們一件令人气愤的事：在北方，外国联軍在攻打大沽口，照說，他們該是大清朝的敌人了；可是在南方，官員們却在請求英法联軍保护上海！这真是奴顏婢膝，认賊作父！”玉成咬牙說：“这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！”余都司斬釘截鉄說：“不！有骨头的中国人絕不容許他們这样做！我們要給它来个釜底抽薪，……”

七娘目射英光，問道：“有法子嗎？”余都司把声音压得更低說：“我們亲兵营、开字营、奇字营……的兄弟們已商量好了，等太平軍杀到，我們要里应外合，縛官献城！就为这件事，想請你們两位送封信到苏州。你們扮作逃难的夫妇，路上不会引人注

意。”玉成与七娘彼此互看了一眼，一齐应声說：“一定送得到！”

那小閣与市街只有一牆之隔，这里在說話，猛听得街上“噹！噹！噹！”一陣乱鑼响，又听人声高呼：“捉逆党！捉逆党！”

这时候，申七娘早輕捷地上了牆，透过梅花洞，向外了望。余都司伸手去藍綢衫底，取出一支十子連，魏玉成从腰間拔出一把匕首，手指攏着掩心，两人都側耳而听。

少时，只见七娘在牆上搖手，两人才收了武器。七娘走回来說：“沒事，一队营勇吆喝着往北去了。”余都司拭汗說：“一场虛惊！”于是取出信来，慎重交代說：“余某的身家性命，值不得什么！可是，这里面关系着三千人的生命，全城百姓的安危，出不得岔子！”玉成和七娘收了信，叫他只管放心。

当时三个人离了庙园，玉成、七娘自去准备。隔了一夜，两人便动身赴苏州。玉成携了一筐干粮，身上暗藏了武器，那封密信，已縫在衣領里。头上，把闊边草帽戴得低低的。七娘手里挽了个包袱，两人打从西門出城。

且說太平軍长驅大进，江苏布政使薛煥、上海道吳煦等，厚顏无耻，竟不顾英法是敌国（其时正当第二次鴉片战争），公然請求外兵助防；而外国侵略者也要趁机巩固侵略基地，扩大势力，这个請求，正中下怀。英法公使貼出布告，悍然宣布“保卫上海”（包括租界和县城），“維護华洋商业”；明目张胆帮助清廷镇压革命。太平軍打下苏州后，上海县城的四門，甚至也换了英法軍把守。

这时，出城需要查驗照会，他两个沒有照会，要想混出城去，倒着实有些难呢！事有湊巧，两人来到城門口，恰好有一頂官轎出城，守門的英軍驗过照会，即便放行。玉成同七娘递

了一个眼色，两人紧跟上去。門上的两个英軍，立刻拦住。玉成手指前面官轎說：“我們是老爷的随从，刚才不是驗过照会了嗎？”一个浓髯英軍問他的同伴說：“汉斯，你刚才看过照会，上面写的几人？”汉斯吐了一口唾沫說：“见鬼！我的父亲是著名的汉学家，可是他一看见中国字典，脸色就发白了！那个方方块块，我知道是三字还是五字？”浓髯英軍回忆說：“我記得上面写的一行五人。”于是揮手，令两人快走。

輕輕巧巧，他两个出了城門，滿以为这一下可以去苏州了，不想才走到徐家汇，便遭到意外。原来上海知县为了防备太平軍，新办了团防局，在四郊設立卡哨，徐家汇自不例外。团勇一见两人走来，立刻拦住盘查。偏偏有个团勇头目，一眼认出了玉成，立刻惊叫說：“这不是魏阿玉？快捉匪首啊！”玉成七娘急要脫身时，被团勇用枪团团逼住，两个都被捉了。这些时候，官方天天都在杀人，团防局按照处治“慣匪”章程，要将玉成就地正法。

上海知县刘松岩是个老狐狸，一听见拿住魏玉成，就疑心他与太平軍有关系，于是立即晓諭团防局，且慢斬杀，好好监押着，等候他亲自来审問。但是，这天偏遇着洋人找他办差，他忙了一天，一直抽不出功夫去审問。

徐家汇团卡直等到二更天，还不见知县到来，只当他不会来了，于是把灯火也熄灭了。这个团卡設在一所破庙里，根本没有正式班房，玉成与七娘同关在一間房間里，門外由团勇持刀防守。

这天傍晚天气驟变，空际黑云四合，云縫中电光閃閃，有如金蛇吐舌。接着又起了暴风，吹得沙石飞扬，树木搖撼，眼

看就有一场大雷雨。玉成和七娘暗暗一商量，认为这是越狱的好机会。挨到二更后，那风吹得更紧，巨雷霹靂作响。七娘慢慢爬到玉成身边，用口把他的绳索咬开了，玉成也解了她的绳子，两个人爬到窗口，細听外面的动静。

少时，門外来了个人，懶身懶气对那看守的团勇道：“刘大老爷多半不来了。你快开了鎖，我点一下名，好去睡觉。”七娘听那声音，正是白天那个头目。又听那团勇問道：“老大，你的灯笼为啥不点燃？”头目說：“风太大了，点不着。不要紧，借天上电光也看得见。”接着便听见开锁的声音。

玉成和七娘沒有武器，各自拿了身上解下的绳子，一个隐身門左，一个埋伏門右。門开了，头目在前，团勇在后，走了进来，玉成、七娘从黑暗中一跃而起，用绳兜头一套，正套着两个家伙的頸脖。順手撕下两幅号衣，把两人的口堵塞了，然后捆了手足，丢在草堆里。

玉成急引七娘出了牢房，把門反鎖了。两人蛇行着，来到后院。这时前院忽然传来馬嘶人語，喧鬧做一团。他两个慌忙越墙而出。墙外不远，便是徐家汇教堂。教堂附近停了一辆馬車，玉成走过时，在电光飘瞥中，猛然认出駕車的不是外人，正是“白龙会”弟兄严品，于是低声对他讲了几句，严品状如触电，立請两人上車，把馬打上一鞭，駕車疾走。

这时天上雷声大作，云片四走。电光穿透黑云，稍稍可辨道路，但是大雨来了，风力也更猛，馬車冒着狂风暴雨，向漕河徑奔馳，不想走不到里許，后面追兵到了。严品的馬車偏偏走错了路，来到一条河边。他以为河水不深，可以涉水而渡，于是鞭馬下河，那馬畏水，发出哀鳴，严品力鞭使前，起初水确很



严品首先中弹，复身車中。

浅，后来愈走愈深，而追兵已抵岸，对准河里放枪，枪声与雷声交作，严品首先中弹，复身車中。玉成急欲跳水时，一弹飞来，受創立暈。七娘連忙抱持着他，以背迎弹，保护他，也要保护那封信。枪子連連射向車壁，有的落于水中，“嗤嗤”作响。

岸上枪声仍續續而发，七娘抱着玉成，只听噉然一声，一弹穿袖而过。那馬却中了弹，驟然自水中跃起，立即倒毙，水花四濺。狂风又把車篷揭去，死馬牵引車身，載沉載浮，就象在河里行船；不过，蕩漾之間，車箱也漸漸沉沒。

这时风狂雨盛，天黑如墨，岸上人望不清河里情景，追兵的領队說：“車已沉了！不用再放枪。”这个領队，就是上海知县刘松岩。原来刘松岩当夜赶到徐家汇，发现玉成已越獄逃走，立即派人追踪，有人說，曾看见一对男女坐馬車向漕河涇飞奔，刘松岩选了二十騎馬，亲自带队，冒雨追赶，终于在河边赶上，下了这次毒手。当下吩咐从人：“枪已打得够多，况且河水又深，車中人必然难逃活命。雨还这么大，我們須找个所在躲避，免得中电。”于是引騎队离了河岸。

好一会，七娘沒有听见枪响。車箱却时升时沉，随风而轉。七娘以为玉成已死，試着喚了他一声，玉成睜开眼来問：

“敌人呢？”七娘說：“大約退走了。你伤了哪里？”玉成說：“肩
上。伤并不重，只是出血过多，头目发晕。”又問：“严品兄弟
呢？”七娘顫声說：“只怕……完了！”玉成也顾不得伤痛，忙就
車箱中抱起严品。严品后心中弹，口里只剩得一絲半气，睜眼
看见玉成，沙声問：“我的馬呢？”七娘安慰說：“还好。”严品說：
“騎了我的馬……到苏州，……太平軍早点来，……赶走洋鬼
子，我僱馬車夫……”話还未毕，已咽了气。

玉成虽然伤悼兄弟之死，但这时身在难中，生死未卜，还
有更紧要的事須待商量，当时放好尸体，对七娘說道：“敌人以
为我們已死，才暂时撤走，等到天亮，发现你我还在，怎肯放
过？何况等不到天亮，車箱就要沉了，我們何必同归于尽？
此地河身不宽，可惜我气力已尽，游不得水，我把信交給你，
你游水上岸去吧！”七娘說：“我要游水，早就游了。我不能
眼睜睜看着你……”玉成說：“你不要顾我，只要你到得了苏
州，我死也瞑目。”七娘却抵死不愿，定要等到天明雨住，別作
良图。

說也奇怪，那車箱虽然飘飘搖搖，东歪西倒，却始終不往
下沉。两个人說着話，早已雨停风靜，东方漸白，两人乘着模
糊的晓色一望，原来車身飄蕩处，距对岸并不远，而死馬的繩
却挂在一棵老树桩上，就如船只系纜，正因为这个緣故，所
以車箱始終不沉。再看来时的岸上，竟闕无一人。七娘一看，
机不可失，先跳落水中，試了試深浅，初下水的地方虽然深些，
但十来步外便是浅流，于是一手托住玉成，两人游水，安抵彼
岸。隔了一天，他两个已到了昆山，太平軍早已攻下昆山，玉
成看见忠王李秀成的告示，喜极而暈。

玉成与七娘身历巨险，终于遇见了太平軍前鋒，那种欣慰之情，就如人在沉黑之中，驟见光明。太平軍將領立即派人护送他們去苏州，面见忠王李秀成。从此，上海准备起义的守軍，与太平軍取得了联络。

二 图活命官盜合流

这里且按下玉成、七娘面见忠王李秀成一事不提，再說上海当时的情形。在上海租界跑馬场附近，有一个名叫“旧金”的酒店（兼营旅館），主人为美商，顾客也多半是美国人。六月間的一天夜里，这个酒店的小客厅內，来了男女两客，男的叫法尔思德，他流浪上海，沒有一定职业。女的名叫珍妮，她沒有职业，也沒有家，这酒店似乎就是她的家，因此有人叫她做“旧金皇后”。这一夜，两人叫了些次等的白葡萄酒，喝得半醉，法尔思德似乎言出不逊，珍妮嬉笑追逐，法尔思德意欲夺門而出，珍妮举杯中酒尽力一泼，法尔思德閃身躲避，这时恰好有个人从外面进来，那酒泼了他一脸一身。

那人大怒說：“狗！为什么用酒泼我？法尔思德，你以为我今天倒了霉，就可以随便戏侮么？如果在中美洲的話，我立刻把你抛下海去，你这臃肿的身体，也許对鯊魚还有益！”一面取手巾揩酒。这人生得身材长大，穿一件棕色上衣，衣材虽然中等，但是裁制极新。两腮髯髯有須，目光狡悍如狸。法尔思德显然有些怕他，解釋說：“华尔先生，非常抱歉，……”华尔說：“我不許你称我先生。称我做先生，明明意含諷刺。你本来知道我的名字。我又不是逃犯，不敢以名字告人。”法尔思

德說：“弗烈德利·湯遜·华尔，今天为什么这样容易动怒？”

华尔入座說：“我是帶着恼怒来的。法尔思德，我們將要分手了。我的债务很严重，下星期一，假如还弄不到一千美金，我就会被押送回国！”說着，轉面看見珍妮在为自己調酒，于是伸手執着她的手說：“你的手真美！但是这只戒指更美！这是南非洲的宝石？是真还是假？……珍妮，不用怕，将来有一天我做到上将，一定要把世界上最貴重的宝石戴在你手指上。”

珍妮娇声說：“謝謝你，华尔，以你的才干來說，岂止上将？簡直可以做一个殖民大国的总督！如果我这只戒指不是象征婚約的話，我敢于拿它和你打賭！”华尔說：“亲爱的皇后，感謝你給予我最高的評价！可惜我們將要分手了，但也不要紧，中国我已来过三次，焉知不来第四次？其实我的足迹踏遍中美、南美，曾經流浪到墨西哥、法兰西，冒尽百险，何处不可为生？”剛說到这里，侍者送来一封信，他拆开一看，惊喜欲狂說：“上帝！有救了！虽然，这事还要感謝太平軍！”

这封信从何而来？这里先要介紹一下华尔的历史。他是美国人，在陸軍学校学过一年，后来在中美洲当过海盗，在南美洲和墨西哥做过浪人，还曾在美国私販鴉片来华的飞剪船上工作。这一次是受雇来华，在“孔子号”炮舰上做事。这条船是美国卖给清朝抵抗太平軍的。总之，这是一个危险人物。但是，这时偏有一个美国富商看中了他，写信請他去花旗总会，商談防御太平軍的事，他便立刻奔往花旗总会。

在一間密室里，华尔会见了美商克宁罕。克宁罕在旗昌洋行任事，实际是个政治商人。他开始不談正事，倒是津津有味去談打猎，他告訴了华尔一件趣事。他說：“昨天，我和一位

英国朋友、一位法国朋友到高桥打猎，英国人打了三只山鸡，法国人猎获两只野兔，他们高兴得了不得。可是，我告诉他们說，我不需要这些东西，我的目的在一头豹子！”

华尔說：“英国人、法国人的眼光，本来狹隘；不过，高桥并不出产豹子，克宁罕先生，你是在作寓言吧？”克宁罕大笑說：“华尔先生，你很聰明。我想听听你对中国时局的意見，在你們懂得軍事的人看来，太平軍能够打下上海嗎？”华尔說：“清朝政府是紙糊的政权，它的軍隊象草人一样，只能吓吓烏鴉。毫無疑問，要不是英法軍出来干涉，太平軍一定能打下上海！今天的上海，儼然是英法的上海；可惜我們美国采取不干涉政策，让英法軍出足了风头！”

克宁罕意味深长說：“馬歇尔公使表示过，無論如何，美国不应干涉友邦人民与君主間的斗争。不过，不干涉，并不等于放弃利益均沾政策。我們不能坐視英法独霸上海，但手法上應該比它們巧妙些。它們出布告保卫上海，我們可以組織一支軍隊，出击太平軍；这就比它們的防守政策更进了一步！只是这支新軍，不能由政府出面組織。”华尔領会說：“这是說，必須用个人的資格。”

克宁罕說：“华尔先生，你說对了。我們尊敬你的冒险精神和軍事才能，打算把这个光荣的職責交給你！”华尔說：“我感到莫大的荣幸。如果領事准許我这样做……”克宁罕揮手說：“我是代表領事先生在和你說話。”

于是，兩人詳細商談了組織一支外籍軍隊、帮助清朝抵抗太平軍的計劃。克宁罕拍着华尔肩头說：“华尔先生，你将成为一个幸运儿，这个幸运儿不再是不名一錢，而是用黃金鑄成

的!”因取酒和他干杯說：“祝你为宣扬美利坚祖国的威名而努力!”华尔举杯說：“我决定努力消灭太平軍。”克宁罕說：“你的声音有些颤抖，是不是……”华尔悍然說：“用来福枪、大炮打击手持刀枪棍棒的中国农民，有什么可怕!”

隔了一天，华尔草拟了一个組織洋枪队的計劃，事先經過克宁罕介紹，去见苏松太粮道杨坊。

杨坊却不是个普通道員，他本底子是个大买办，由商而官，亦官亦商，在上海开有洋行，还开了大錢庄。他能讲些英語，和外商一向有往来，和外商交往更密。他的公館也是半中半西，例如有維納斯石刻噴泉，又有饱含中国画意的太湖石；有西式的餐房，照样吃宁波小菜。

在太平軍攻下苏州前后，上海的官僚买办就心惊肉跳，赶忙去請求英法公使，派遣軍隊，阻止太平軍前进。可是，这时外国侵略者一方面由于自己的兵力不够；一方面也因为和清朝还处于敌对地位，出兵帮它打仗，未免太不成話，因此暫時沒有派兵。但是上海的官僚买办們还不死心，还在等待机会。如今机会果然来了。杨坊一听华尔來訪，立即請见。

他們本来就相識，但是华尔看见室內还有一个装束略帶西化的女子，却不认得。杨坊介紹說：“可否容我介紹一下，这是我的女儿爱丽絲小姐。”华尔鞠躬。杨坊又为女儿介紹：“这位是华尔將軍。丽丽，了不得！这是一个富有冒险精神和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！”爱丽絲惊叹說：“呵哟！我生平最佩服那些勇于冒险的人，試想，世界上如果缺少他們，这个世界将是多么枯燥乏味呵！”华尔說：“爱丽絲小姐，你的高論，給了我极大的力量，須知，我正是为了取得力量，才来拜訪道台先生的。”